

《无圈点档》及乾隆朝钞本补絮

赵志强 江 桥

关于“满文老档”，中外学者多有论述。兹据清代档案之有关记载，赘叙二三事，略为补充。

一 原本的习用之称与钞本的正式命名

“满文老档”有原本和钞本之分，钞本又有“音写本”与“照写本”之别。近世以降，中外学者对“满文老档”的命名不尽一致，有《老满文原档》、《旧满洲档》、《满文老档》等等。其中，《满文老档》一名，或专指原本，或专指钞本，或泛指原本和钞本，因人而异。这些不同的命名，虽然各有一定的依据或理由，却导致一物多名、称谓混乱，甚至引起了一些学术“纠纷”。我们认为，对这些档案的命名，还是遵循“约定俗成”、“名从主人”的惯例为好。

1、无圈点档——清代人对“满文老档”原本的习惯称谓。“满文老档”的原本，在清代已残缺不全，比之于清太祖《实录》，可知其前面散失较多。原首册封面有题名与否，无从得知。不过，从清代档案的有关记载，可以肯定，在康熙、乾隆时期对“满文老档”的原本即有习惯称谓。这些称谓大同小异，可去繁就简，取名“无圈点档”。

例一，汉文作“无圈点档子”。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清代内阁大库残档》中，有数件康熙朝“三朝实录馆”档案，李光涛、李学智先生收入《明清档案存真选辑》（第二辑），其中一页系无圈点满文档案，汉字题签“内阁无圈点档子”七字。该页的内容与《无圈点档》中天命八年（1623年）七月所载完全一致，而《无圈点档》在清朝入关以后即度藏于内阁大库，可知其钞自《无圈点档》。显然，“内阁”二字标示其资料来源于内阁之度藏，“无圈点档子”即为《无圈点档》。

例二，满文称“tongki fuka akū dangse”，与之对应的汉文为“无圈点档案”。据《康熙起居注》汉文本康熙五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条中，有如下记载：

又复请兵部覆原任郎中布尔赛等互争佐领控告。又闲散宗室佛格等控告满丕、和理、布尔赛等，原倚仗索额图欺侮我等，将吏、户、兵三部档案毁匿，将内阁档案之字涂注一案。查无圈点档案所写系卓科塔，并无朱胡达之名。布尔赛等称，朱胡达为伊曾祖，取供时又称系伊伯曾祖，不合。应将布尔赛等各罚俸一年……上曰：‘宗人府衙门及该部所议，俱偏向矣。卿安即兴安，隋分、兴安是一处。无圈点档案写卓科塔，卓科塔即是朱胡达。此即与称遵化为苏那哈、总兵官为苏明公等，是一而已，无有二也。今子孙称伊祖父为苏明公，谓非总兵官，可乎？称苏那哈效力，谓非遵化，可乎？……’^①

上引史料，先后两次确称“无圈点档案”，与前者对应的满语名称，在《康熙起居注》满文本作tongki fuka akū dangse。这里的“无圈点档案”，征之于《无圈点档》天命八年七月的有关记载，可以断定，即指《无圈点档》。

例三, 满文作“*tongki fuka akū hergen i dangse*”。乾隆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命大学士鄂尔泰、徐元梦编《无圈点字书》的谕旨, 同年十一月十一日书成之后鄂尔泰等为钦奉上谕事的奏折中, 均有“*tongki fuka akū hergen i dangse*”之名。从鄂尔泰等人的奏折以及《无圈点字书》, 可以肯定, 此系指《无圈点档》。这一名称, 尚未见相应的汉文。比之于康熙时“*tongki fuka akū dangse*”之名, 多“*hergen i*”。“*hergen*”汉意为“字、文”, “*i*”为助词“的”。加入“*hergen i*”, 使满语名表意更为明确。《清文总汇》释“*tongki fuka akū hergen*”曰: “无圈点字。国朝之本字也。崇德六年大海始加圈点, 以成今之清字。”^②

例四, 满文作“*tongki fuka akū hergen i fe dangse*”。这一名称, 见于乾隆四十年大学士舒赫德请将《无圈点档》另钞一部的奏折, 与例三所举名称相比, 多一“*fe*”字。*fe*字可译为“陈”、“旧”是与即将钞成的“新”档相对而言的。与之对应的汉名, 是“无圈点老档”。舒赫德所奏为满汉合璧折, 但汉文折迄未发现。尽管如此, 在钞录该档之际, 与有关衙门来往的汉文文书中, 除简称外, 多称该档为“无圈点老档”。由此推断, 舒赫德奏折汉文中的汉语称谓当为“无圈点老档”。要注意的是, 舒赫德虽称之为“*tongki fuka akū hergen i fe dangse*”, 但满文《大纪事》登记该折时, 将其中“*hergen i fe*”三字舍去, 云: “*alihabithei dasu sei namun de asaraha tongki fuka akū dangse i songkoi encu emu ubu arara jalin wesimbuhe manju nikan hergen i kamciha bukdari, ede wasimbuha hese; inu giyan i uttu icihiyaci acambi sehe.*”^③ (意为: 大学士舒等为照库藏无圈点档另写一份事所奏满汉合璧折, 奉旨: 是, 应如此办理。钦此。) 还需注意的是, 乾隆朝重钞《无圈点档》之后, 钞本的汉语称谓中保留了“老”字, 而满文名称中没有保留“*fe*”字, 详见后述。由此观之, 舒赫德等所用之名实际上也是该档的习用之名。

以上诸称谓中, 满文“*tongki fuka akū*”和汉文“无圈点”是比较一致的, 主要差别在于用词稍微不同, 如满文之“*dangse*”与“*bithe*”, 汉文之“档子”、“档案”、“老档”。按满文之“*dangse*”, 汉译即为“档子”“档案”、“档”。此外, 上引《起居注》所记, 有一处满文为“*bithe*”, 而汉文仍作“档案”。由此可见, “无圈点档案”等称谓是清代约定俗成、相对一致的满汉名称。

2、“*tongki fuka akū hergen i dangse*”、“*tongki fuka sindaha hergen i dangse*”——乾隆钞本的正式命名。《无圈点档》的乾隆钞本, 在其正、草“照写本”和“音写本”的函套上、正写本每卷(册)的封面以及每卷正文之首尾, 分别以老满文和新满文题写书名。在正写本每函所夹的黄纸签上, 分别以汉字书写“天命年无圈点老档”、“天命年加圈点老档”、“天聪年无圈点老档”、“天聪年加圈点老档”、“崇德年无圈点老档”、“崇德年加圈点老档”等字样。在办理老档时期的臣工奏折中, 多称之为“无圈点老档”和“加圈点档”。以上名称中, 其“音写”本满汉之名与原本尚有区别, “照写”本满汉之名不仅与康熙时《无圈点档》原本的满汉称谓区别甚微, 而且与乾隆时该档的满名“*tongki fuka akū hergeni dangse*”和汉名“无圈点老档”毫无二致, 名实相混不可避免。对此, 我们可以适当加注, 以资区别。

有清一代, 出于行文之方便, 往往以满文“*fe dangse*”、“*dangse*”和汉文“老档”等指称《无圈点档》以及乾隆钞本。显然, 这些是为了行文方便而使用的简称。另外, 在乾隆四十年六月二十六日上谕中出现的“*fe manju gisun i dangse*”一名(详见后), 大学士舒赫德、阿桂等进呈钞本时, 将“音写本”和“照写本”统称为“无圈点册档”, 都是比较特别的称呼。

二 抄本七部及其办理原因与时间

迄今为止,中外论著言及乾隆时“音写”、“照写”《无圈点档》一事,都认为共写六部,分藏两处,即音写“底本”(草写本)和正本、照写“底本”和正本各一部,藏于内阁大库;音写和照写正本(或谓副本)各一部,藏于盛京(今沈阳)崇谟阁。其实,除此六部之外,还有音写正本一部,藏于上书房。关于重钞老档的原因,我们认为,乾隆年间音写、照写《无圈点档》,总的来说,与当时的文化氛围和该档的实际情况密切相关。乾隆时代是大修图书的时代,而《无圈点档》“所载俱系太祖、太宗开创鸿图,所关甚巨”^④,因此,重钞若干部是势所必然的。至于具体原因以及办理时间,在档案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1、内阁藏本的办理原因与时间。据《乾隆四十年春季·清折档》载,大学士舒赫德等奏称:“该臣等查得,内阁库存无圈点老档共三十七册,因该档之纸年久糟损,且所写之字异于今字,难以辨识,故于乾隆六年命鄂尔泰、徐元梦照无圈点档,兼书今字,依十二字头编书一部,将老档逐页托裱,重订存库。臣等伏思,太祖、太宗时开国之功绩、八旗佐领之根由、给与世职之原因,俱书于老档,关系重要。今比照十二字头之书,可识老档之字,然而,遇事辄查。未免逐卷翻阅。况且,无圈点老档仅此一部,虽经托裱,但档册之纸究属糟旧,年年查阅,以至档册之字擦损,亦未可料。请照今字另办一份,敬缮呈览,俟钦定后,置于内阁之库以备查,将老档恭藏。如蒙俞允,臣等酌派国史馆纂修等官赶紧以今字抄录一份,臣等逐卷校阅,陆续呈览。”^⑤这是舒赫德等关于音写《无圈点档》的第一件奏折,将为什么要音写的原因讲得很清楚。《高宗实录》将此折作为“军机大臣等奏”,概括叙入。另据满文《大纪事》,该折于是年二月十二日具奏,系满汉合璧,清高宗以汉文批曰:“是,应如此办理。”奉旨之后,重钞工作随即开始。在事人员先据原档草写“底本”二部,即“音写”、“照写”各一部,并在“底本”上标明分页、分段、分行、抬格等记号,而后据“底本”钞为正本。至乾隆四十三年闰六月,内阁藏本的誊录工作大功告成。

2、上书房藏本的办理原因与时间。正当臣工办理内阁藏本之际,清高宗命“另办加圈点老档一分,送阿哥书房,随时恭阅”。于是,乾隆四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事大学士等奏请仍交原办人员办理,奉旨俞允。所谓“阿哥书房”即“尚书房”,道光时更名为“上书房”,系清代皇子皇孙读书之所。^⑥上书房藏本的誊录工作,与内阁藏本同时完成。大学士阿桂、于敏中于乾隆四十三年闰六月二十八日分别批示“wesimbu”和“奏”的国史馆汉文呈堂稿内称:“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于谨奏:为请旨事。臣等于乾隆四十年二月十三日奉旨办理无圈点老档,……今查,办就加圈点老档太祖丁未年至天命十一年八十一卷、太宗天聪元年至崇德元年九十九卷,照写无圈点册档一百八十卷,俱已陆续进呈。……请将进呈老档正本三百六十卷交武英殿遵依实录黄绫本装潢成套,及誊出老档底本三百六十卷一并装订,恭送内阁敬谨尊藏,以昭慎重。再,臣等前经面奉谕旨,另办加圈点老档一分,送阿哥书房,随时恭阅,遵即于乾隆四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奏请仍交原办人员办理,统俟完竣时应否议叙,再行请旨,仰蒙皇上俞允。今已办理完竣,请一并装潢,恭送阿哥书房敬谨存贮。再,臣等遵旨办理盛京、吉林、黑龙江舆图,并即于办理老档熟练人员内拣派,敬谨办就,亦经进呈发下。查,该承办人员自乾隆四十年在馆办理,迄今已逾三年,共办老档九百本、舆图五排,……”^⑦。此奏稿经誊抄后,“于七月初三日具奏,本日奉旨:知道了。”^⑧

3、盛京藏本的办理原因与时间。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九日，清高宗又命再写老档一分往送盛京尊藏。据国史馆为移会事的呈堂稿称：“照得，本馆办理无圈点老档业经告竣，所有拣选在馆帮办满誊录官，已于七月初三日奏请量予从优议叙，将该员等咨回各该旗在案。今于九月十九日奉旨：著再写一分，送盛京尊藏。钦此。……理合呈明中堂，伏候批示遵行。”^⑩该稿文末所署日期为“乾隆四十三年十月 日”，大学士阿桂、于敏中批示日期均为“十月初二日”。由此可见，盛京藏本的办理时间，应以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九日为始。其誊录、装潢事宜，至迟在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就已全部完成。满文《议复档》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的记事中，有军机大臣福隆安、和珅所奏汉字折一件，内称：“臣等恭查，大学士公阿桂等遵旨办理无圈点老档二分，缮写完竣，遂经奏明，交武英殿装潢，恭送内阁及阿哥书房敬谨遵藏。又奉谕旨：著再写一分，送盛京遵藏。钦此。钦遵，仍派原办官员上紧赶办。今将办出无圈点老档三百六十本装潢完竣，臣等遵旨交盛京户部侍郎全魁恭贺盛京敬谨遵藏。”^⑪此折未奉朱批，文末亦无日期。查该册中另有汉字奏片一件，云：“查奉旨办理无圈点老档，原系二分，续经奉旨添办一分，共三分，现在全行完竣。上次二分办竣进呈时，未蒙恩赏。谨奏。”^⑫此件前后有十二月二十七日奏折。由此可以断定，盛京本至迟在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已告竣。另据盛京将军福康安奏报，盛京藏本于乾隆四十五年二月初四日运抵盛京。

三 各处藏本的承办人员及议叙情况

在当时的条件下，数年之内迅速赶办，将三十七本《无圈点档》音写、照写七部，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也不是少数几个人所能完成的。在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满文《议复档》里，有这样一件汉文奏片：“遵旨拟赏恭缮无圈点老档之提调三员，每人大缎一匹；纂修九员，每人八丝缎一匹；誊录十员，每人五丝缎一匹。谨奏。”^⑬又据国史馆汉文呈堂稿内称：“本馆前经奉旨办理无圈点老档，因在馆人员不敷缮写，即于四十年二月内奏明，于八旗后补选中书笔帖式以及生监人员内，拣选额外帮办，缮写书篇。”^⑭除此之外，还有国史馆的总裁、副总裁和供事等人。总之，《无圈点档》的七部钞本是集众人之力、数易寒暑而取得的成果。

由于七部钞本分两次办理，而前后两次的难易程度不同，工作量大小有别，又因数年之间人员有升迁调补等事，故此，承办人员虽然没有大的调整，但前后多少有所变动。譬如国史馆的承办官员，据档案记载：“臣等遵查办理无圈点老档各官员，有连办三次者，有只办过第一次者，有续行派出帮办一次者。”^⑮这就是说，有些人自始至终参加了内阁藏本、上书房藏本和盛京藏本的转录工作，有些人则只参加了其中某一次。

主管《无圈点档》重钞事务并“逐卷校阅，陆续呈览”者，先是国史馆大总裁武英殿大学士舒赫德、文华殿大学士于敏中，后为阿桂、于敏中。按，舒赫德于乾隆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死，同年六月初三日，以协办大学士阿桂补其缺。^⑯而具体承办音写、照写以及誊录、校对等繁杂事务且为数众多的人，则是国史馆的“纂修、提调、收掌、翻译、誊录等官并额外帮办誊录及供事等”。这些人有：

1、内阁、上书房藏本的主要承办人员。内阁、上书房藏本的誊录工作结束之后，在事诸人多蒙议叙。据“国史馆为咨送办理老档与图官员议叙事”的呈堂稿内称：今将应行议叙之纂修、提调等官十六员并额外帮办誊录三十七员、供事二十名，造具等第履历清册，移送吏部查照办理可也。理合呈明总裁大人，伏候批示遵行。”据此稿所附清单，列为一等的有：提调官觉

罗图思义、庆玉；满纂修官觉罗麟喜、汉纂修官彭绍观；校对官临保、兴宁、达敏、三官保、官亮、爱星阿；额外帮办誊录景昌、继善、同福、台伦、德成、麟祥、福宁、乌尔袞、景凯、崇安、恩麟、沃克精额、王兆麟、恒泰、查朝阿、善明；供事王耀、朱涵、张简、刘开玉、车书、王凤诏、董孜、叶永青。列为二等的有满纂修官明善；校对官窝星额、瑚里布、隆兴、景明、仲福；额外帮办誊录克蒙额、噶尔炳阿、得禄、塔尔秉阿、塔克慎、阿克东阿、苏明阿、贵保、隆泰、永恰布、塔宁阿、服松、海宁、商安、增福、岱明阿、喜敬、余庆、宝德、观澜、衍福；供事杜鸿纬、马思贤、吕明义、杜文涛、孙世恒、林邦干、潘光耀、时和、吴浩、程立端、丁凤活、张凌云。^⑩

上引清单所列，共有73人，而这还不是参加内阁本和上书房本钞录工作的全部人数。因为，有些人虽然参加了此项工作，但没有被议叙。如：在“国史馆为移送议叙帮办誊录离馆事”的呈堂稿中称：“所有已行议叙之额外帮办满誊录景昌等三十五员及未入议叙之满誊录广闻一员俱已离馆。”^⑪又如：国史馆致大理寺的“移会”内称：“照得，本馆满协修官芳泰奉舒、于中堂谕，派办天命、天聪年间无圈点老档，赶紧办理，进呈御览，相应即传该员赴馆任事可也。”^⑫而在上引清单内，未见满协修官芳泰其人。显然，实际参加内阁本和上书房本重钞工作的人多于73之数。

2、盛京崇谟阁本的主要承办人员。崇谟阁本的承办人员，和办理内阁本、上书房本一样，有国史馆纂修等官、帮办誊录和供事。并且这些人员，大多数是从前次办理人员中选派的。如纂修等官，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奉阿、于中堂谕，现在遵旨再办老档一分，恭送盛京。仍派前次办理之内阁中书兴宁、继善、三官保、达敏、贵保、瑚里布、官亮、隆兴等八员，上紧赶办……”。^⑬其中，“瑚里布”应即前次办理之“瑚里布”，“湖”与“瑚”属同音异字。再如帮办誊录，“国史馆为帮办誊录咨部由事”呈堂稿内称：“今酌于帮办满誊录内拣选得德成、噶尔炳阿、查郎阿、乌尔袞、得禄、塔尔炳阿、永恰布、隆泰、沃克精额、王兆麟等十员在馆，仍令自备资斧，上紧缮写完竣，以便恭送盛京尊藏，相应知照吏部并值年旗，转行知照各该旗，飭令该誊录等赴馆缮写可也。”^⑭其中，“塔尔炳阿”应即前次办理之“塔尔秉阿”，“炳”与“秉”亦属同音异写。又如供事，“国史馆为移会事”呈堂稿内称：“本馆现在遵奉谕旨，再写老档一分，送往盛京尊藏，钦遵在案。所有此次议叙年满之供事内，有王耀、朱涵、刘开玉、王凤诏、董孜等，俱前经遵照原奏酌留熟手之例留馆办事在案。今仍令其自备资斧在馆效力当差，留馆候选，俟得缺之日，仍照例将文凭封送本馆给发。”^⑮

此次派办人员内，由于得缺升迁，有的半途离馆，有的办理伊始即赴新任。如提调官图思义，于乾隆四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自京起程，同年九月初十日行抵辟展接办事大臣之任。^⑯又如，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国史馆为给发文凭缴照事”呈堂稿内称：“准吏部封送本馆供事官王凤诏铨选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巡检、朱涵铨选直隶遵化州丰润县典史、董孜铨选江苏徐州府睢宁县典史、刘开玉铨选浙江温州府瑞安县典史文凭四张到馆前来，除将送到文凭当即验明给发该员王凤诏等收执赴任外，所有各该员等呈缴执照共计十一张，应移送吏部查销可也。”^⑰不过，纂修等官似乎没有这样的变动。

谈到《无圈点老档》的音写、照写之事，不能不提清高宗。总的来说，他对祖先遗留下来的这份老档是比较重视的。这表现在，乾隆六年命鄂尔泰等编成《无圈点字书》，并准其将原档“逐页托裱装订”，以“期垂之永久”；乾隆四十年又准舒赫德等办理老档，继而谕令添办上书房本和崇谟阁本，使音写本和照写本共七部在五年之内先后告成。除此之外，正如舒赫德

等所奏，音写、照写的老档经在事大学士等“逐卷校阅”之后，都要“陆续呈览”。从现存大学士舒赫德等“为恭进无圈点册档事”的四件奏折可知，每次进呈“音写一本并照写原档一本”。^②又据档案记载，当时进呈老档写本，并非虚应故事，清高宗也起码翻阅了音写本，且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满文《寄信档》载：“乾隆四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奉上传：顷将 midandume marambi, midaci acambi 二语，寄信舒赫德查之。兹查阅《旧清语档》，有 mitame tafulambi 之语，谅即前此命查之 midaci 之语，重新钞写时多加一点，亦未可料。将此再寄信舒赫德，此二语或钞录时多加一点耶，或另为一语耶？究属何言，著查明具奏。”又载：“乾隆四十一年七月十五日，进呈《加圈点字档》时，奉旨：彼等进呈之天命八年四月档内，于所谓 si fang sy julergi nio de deduhe 之句，贴签书曰：‘《旧清语》、《清文鉴》均无 nio 词。’朕查《清文鉴》，有一 niyo 词，地性潮湿而多水长草之处曰 niyo。此 nio de deduhe 之言，即 niyo de deduhe 之言也。显然《无圈点档》内误书为 nio，想必舒赫德未念及此。将此著福隆安顺便寄信询问舒赫德。”^③在满文《录副奏折》中，又有舒赫德的一件奏片及两份附件，其奏片内称：“顷接准福隆安字寄，奉旨：满语之 durbembi，朕曾见于《实录》或《旧清语》。将此著寄信舒赫德查明此满语究为何言，顺便具奏。钦此。奴才恭查，天命六年《实录》内，有 irgen durbefi jeng giyang be doome genehengge 一句。同年《无圈点字档》内，有 dain seme balai durbenderhū 一句。照此二句之意详察，想必与 durgembi 一词相类。奴才谨钞录《实录》、《无圈点字档》内所载两段事宜，恭呈御览。”^④在满文档案中，这样的记载还有一些，恕不一一罗列。从这些档案记载可见，清高宗在重钞《无圈点档》的事情上并非不慎重，并非没有费一番心思。至于他的见解，在学术上能否站得住，可另当别论。

注：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三册。中华书局 1984 年 8 月版，第 2198 至 2199 页。

② 《清文总汇》卷七，页四三。“崇德”疑为“天聪”之误。

③ 乾隆四十年二月满文《大纪事》。本文所引档案，除正文内说明者外，均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④ 《国史馆·人事》类档案第 742 卷，国史馆为议叙办理老档、舆图官员事汉文呈堂稿。

⑤ 内閣满文《清折档》乾隆四十年春季，大学士阿桂等后来奏称“臣等于乾隆四十年二月十三日奉旨办理无圈点老档”。据此可知，舒赫德等奏折或当日奉旨，翌日发出，或十三日批示并发出。

⑥ 详见赵志强《清朝兴衰与皇子教育》一文，载《满学研究》（第二辑），民族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出版。

⑦ 《国史馆·人事》第 742 卷，国史馆为议叙办理老档舆图官员事。

⑧⑩ 《国史馆·人事》第 742 卷，国史馆为咨送办理老档舆图官员议叙事。

⑨⑪ 《国史馆·人事》第 742 卷，国史馆为帮办咨部由事。按“盛京、吉林、黑龙江舆图”，即为“盛京、吉林、黑龙江标注战迹舆图”，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九日命绘制。

⑫⑬⑭ 军机处满文《议复档》第 922 号。

⑮⑯ 《国史馆·人事》第 742 卷，国史馆为移送议叙帮办咨部由事。

⑰ 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一册。中华书局 1980 年 7 月版。

⑱ 国史馆《行移档》，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四日。

⑲ 内閣满本堂《堂谕》，引自陈捷先《旧满洲档述略》，见台湾故宫博物院编印《旧满洲档》第一册。

⑳ 《国史馆·人事》第 742 卷，国史馆为咨部注册事。

㉑ 军机处乾隆四十四年十月满文《录副奏折》。

㉒ 《国史馆·人事》第 742 卷，国史馆为给发文凭缴照事。

㉓ 《国史馆·编纂》。

㉔ 军机处满文《寄信档》。

㉕ 军机处乾隆四十四年九月满文《录副奏折》。

（责任编辑 吕小舛）